

聖保祿的傳教神學

柯毅霖著
蘇貝蒂譯

1. 耶穌與保祿

「弟兄們，我告訴你們；我所宣講的福音，並不是由人而來的，因為，我不是由人得來的，也不是由人學來的，而是由耶穌基督的啟示得來的。(.....)但是，從母胎中已選拔我，以恩寵召叫我的天主，卻決意將他的聖子啟示給我，叫我在異民中傳揚祂。」(迦 1:11-12,15-16)

「凡以前對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為了基督，都看作是損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至寶；為了他，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為賺得基督。(.....)我只願向前跑，看看是否我也能夠奪得，因為耶穌基督已奪得了我。」(斐 3:7-8,12)

「你們一定聽說過，我從前尚在猶太教中的行動：我怎樣激烈地迫害過天主的教會，竭力想把她消滅；我在猶太教會中比我本族許多同年的人更為急進，對我祖先的傳授更富於熱忱。」(迦 1:13-14)

以上的經文是聖保祿的自述，從中可以看到保祿的傳教熱忱和傳教意念的根基。

究竟一切是怎樣開始的呢？

事情始於在大馬士革路途上的召叫，而且召叫保祿的那一位更為重要。耶穌是主體，祂是保祿的生命和傳教工作的主角。是耶穌尋找保祿，而不是保祿找尋耶穌。耶穌與保祿相遇，召喚他為傳教士，並改變了他的一生。在大馬士革跟耶穌相遇後，保祿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着耶穌、圍繞着祂而做的。保祿的生命已不再屬於自己。

保祿的傳教工作並非基於他自己的計劃或主意。嚴格來說，保祿的傳教工作甚至不是服務天主，而是一份他不堪當的榮幸。保祿虧欠天主，他希望藉着廣傳福音回報天主。

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的相遇，保祿發現復活基督的大能和祂實在臨於宗徒團體中。保祿明白基督的囑願，就是祂的復活是為所有的人、為整個人類帶來新生命。復活的基督亦親切地讓保祿知道祂復活的果實是打破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界限。

保祿是位典型的皈依者。他激進和傾向極端的態度常見於突然奇妙地歸化的人身上。保祿在歸依基督之前及之後同樣是激進的。他的書信含有不少極端的內容，是不會出自富裕和溫柔者的手筆。與基督相遇之後保祿的改變，不是性格方面，而是在情感、心理和神學方向的改變。

保祿和 Lorenzo Milani (1921-1967) 的生命有着有趣

的共通點。Lorenzo 是一位義大利籍猶太人，他也是突然奇妙地皈依基督。在毫無先兆下，保祿和 Lorenzo 同樣地決定放棄舊日的生活方式 — 保祿在信仰和守舊方面，Lorenzo 在華麗和無神論的世界方面 — 他們同樣變成基督的門徒，保祿成爲一位傳教士，Lorenzo 成爲一位神父。他倆一生保持着同樣的個性，是決絕平庸的激進者。

保祿變成了新的受造物，在他內一切都是緊緊地相互結合 — 不論是文化、信仰、事業、情感、傳教方式，所有事情都是源於基督，因着基督。爲保祿來說生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宣講基督。

保祿與耶穌是同時期的，同屬一個細小的民族，同樣會住在耶路撒冷。大概在耶穌傳教的時期他倆沒有相遇過。雖然納匝肋人耶穌是保祿同時期的人，又是同胞，都是在猶大眾人熟識的大街小巷往來，是在耶路撒冷宣講的那一位，但這些背景並沒有妨礙保祿超越耶穌的人性看祂。這位耶穌頓然成爲保祿生命的原始、中心、和終結。再者，保祿相信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是天地萬物的主、天父的兒子、人類的救主、宇宙的基督、一切事物的原始和終結。只有從天而來的計劃，始料不及、突如其來震撼性的事，例如災難性的地震，才會帶來驚人的結果。這樣的結果不可能是本身的心理、情感、或神學方面的推進。只有個人的神秘經驗導致的突然徹底的轉變，才会有這般奇妙的改變。基督的奧蹟創造了新的保祿。

2. 福音的話語

「從未聽到他，又怎能信他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若沒有奉派遣，人又怎能去宣講呢？所以信仰是出於報道，報道是出於基督的命令。」（羅 10:14-15,17）

「我常在公眾前，或挨家教訓你們，不論向猶太人或希臘人，我常苦勸你們悔改，歸向天主，並信從吾主耶穌。」（宗 20:20-21）

「並且專在沒有認識基督的地方傳佈福音，引以為榮，免得我在別人的基礎建築。」（羅 15:20）

「我感謝天主，除了克黎斯頗和加約外，我沒有給你們中的任何人付過洗，免得有人說：你們受洗是歸於我的名下。我還給斯特法納一家付過洗；此外我就不記得還給誰付過洗了。原來基督派遣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宣傳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格前 1:14-18）

宣揚基督的福音是保祿必要的工作，比任何工作更優先。傳教士首要及最重要的任務是傳教。這是傳教士的本分，而非別人的職務。

保祿在某地方傳教後，就會將教會的工作留給當地的教會領袖，自己就繼續前進到別處傳教。理論上，他不會

在他建立的團體逗留太久。

傳教士必須是外來的，由外地派遣到來傳福音，這福音是嶄新的、從外地來的。當傳教士播種了聖言的種籽後，他作為一位傳道人必須離開那地方，繼續前進，把福音帶到另一處。

傳教士的基本職責是宣講信仰，而本地化並不在其使命的章程內。信仰是外來的，沒有邊際，一視同仁，並沒有時空限制。當然信仰需要在一個文化中表達出來，但信仰與文化不同。文化在不停地變、是暫時的、有限制的和多元的，因此沒有一個文化有表達或代表某信仰的特權。同樣，沒有任何一個文化是不能接受信仰，並被信仰改變而成為一個新的文化體現，一個新的創造。

透過本地化過程，即自然的互動過程，福音與文化的相遇產生一個新的基督宗教文化。本地化是當地團體及他們的牧者的工作；這不是靠繁複的智力做成，而是靠個人及家庭的皈依促成。

在基督內的新生活為團體帶來回響及考驗，繼而產生本地化。信仰與文化交匯產生一種新文化，是本地化的成果。在這情況下，牧者必須是那文化社群的一分子，從內面幫助那個社群意識到本地化的過程，這為該社群的生存和成長是不可或缺的。保祿在他的傳教工作中聰明地促進這個互動過程。

另一方面，今天的傳教事業最大的失敗就是沒有把領導工作交給當地的牧者，這情況在中國尤甚。當外國傳教士變成他們建立的團體的牧者時，無可避免會為本地化構成障礙。結果教會繼續是外國教會，而只有本地教友團體才可以推動的本地化過程則無限期擱置。

在 1787 年，傳信部秘書長（後來成為樞機及該部門部長）Stefano Borgia 考慮到中國傳教方面的可悲情況，他濫文精確地重申傳教的基本原則：「傳教士必須是從外地來的，而牧者必須是當地人。」

聖保祿的福傳方法包括講道和書信。他藉着書信接觸他創立的團體，以及那些他懷着慈父般的關懷和責任看待的團體。保祿也會寫信自我介紹給新的團體，並預告他到來時要宣講的聖言。

從下列章節我們可以看到，書信和宣講以相同的方式運作。天主的聖言不是依仗權勢，而是透過軟弱的環境運作。保祿是首位透過書寫實踐使徒工作的基督徒。藉着書寫實踐「宗徒職務」是有效的傳教方法，尤其在中國和東亞的早期傳教事業；那時的傳教士寫了無數的優秀著作。

「我的環境對於福音的進展，反而更有了益處。（……）無論如何，或是假意，或是誠心，終究是宣傳了基督。為此如今我喜歡，將來我仍然要喜歡。」（斐 1:12,18）

「（原來基督派遣我）宣傳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辭！

(.....) 天主遂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確，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而我們所宣講的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 弟兄們，就是我從前到你們那裏時，也沒有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給你們宣講天主的奧義，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而且當我到你們那裏的時候，又軟弱，又恐懼，又戰兢不安；並且我的言論和我的宣講，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而是在聖神和祂德能的表現，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而是憑天主的德能。」(格前 1:17,21-23; 2:1-5)

保祿傳教的內容是耶穌的福音，宣告十字架是恩寵的泉源。保祿只關心宣揚福音，因為福音是救贖、釋放和團結的話語。

福音是改變信眾生命的喜訊。相比伯多祿、雅各伯和其他耶穌早期的宗徒，保祿更能擺脫當時對信仰的思維模式，他更能夠從非猶太人的角度思考。福音的確帶來全新的體會，與當時的宗教（即猶太教）有頗大的差異。

然而，保祿並非要消滅猶太教，他只想打破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壁壘，使兩者成爲一個新的百姓。顯然地，保祿比較其他宗徒更能領會到福音賦有前所未見影響深遠的新意，能帶來一個新人類、新的創造。這是一項革命性的事情，接受它需要相當心理上的轉變；這事得以實現皆

由於保祿認真和徹底地接受福音的喜訊。

這福音要在軟弱、自由和貧窮內宣佈，因為這是十字架的福音，是相反人類的期望和一般的理解。唯有這樣才能夠彰顯福音救贖的大能，它在一個顛倒人類常理、自相矛盾的邏輯下運作。

每每在人類認為是失敗、軟弱、受壓迫、患病等情況下便能體會到福音的恩寵。聽到福音後，會有兩種回應——信徒會忠於信仰，而聖言的敵人則被打擊。福音的傳信者不可依恃個人的能力和成就；他們不是救贖工程的主角，而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賺得人類。保祿效法基督傳佈福音，他的宣講也隨從自相矛盾的十字架的邏輯。同耶穌一樣，傳教士也隨時準備接受屈辱、挫敗、痛苦及死亡。

3. 常在旅途中

「冒死亡，是常事。被猶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下少一下；受杖擊三次；被石擊一次；遭翻船三次；在深海裏度過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險；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飢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體。」(格後 11:23-27)

保祿經常在旅途中，從一處往另一處。他要與那些「跟他截然不同的人」、非猶太人、和遙遠的人會晤，甚至是親身會見他們。他的視野超出一般界限——他的範圍是整個世界，他思維是宇宙萬象。他以超越物質的境界、以神學

的角度看世界。他為所有人成為所有人，但求竭力拯救至少一些人。他的努力是堅定的，他沒保留地投身。他的憧憬和範圍是沒有界限的，但聖保祿知道他只能夠親身和實質地接觸少數人，其餘的唯有交託在天主的手和祂的救贖計劃中。為保祿來說，天地萬物在基督內結合，救世工程建基在末世觀點上，即聖三的奧蹟內。

十三至十四世紀的方濟會傳教運動有類似的聖三論和末世論的精神。由於需要實在的和象徵性地參與聖三為人類的救世工程，包括把福音傳播到地極的義務，因而啓發這個傳教運動。從十九世紀開始，傳教運動非常關注幫所有人施洗，為拯救他們免於永罰。

保祿是一位馬不停蹄的傳教士。那時候，遠行絕非易事，是艱辛和危險的，尤其在公元五十七年他攜帶着為耶路撒冷教會籌得的款項。

保祿懂得照顧自己的需要。他是一位赤貧而勤奮的人。他不懼怕改變、挑戰和危險。他繼續以做帳幕為生；很多場合都需要帳幕，例如市集。這個行業不需攜帶很重的工具，因此保祿可以輕易地在他到訪的城市找臨時的工作。這項工作也讓他接觸到新相識，並且在工作時間也可以與人交談。

「（在雅典，保祿）在會堂裏，同猶太人和敬畏天主的人辯論，每天也在街市上，同所遇到的人辯論。（.....）」

他們遂帶保祿，領他到了阿勒約帕哥，說：『我們可以知道你所講的這新道理是甚麼嗎？』」（宗 17:17,19）

「所以，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還不能把你們當作屬神的人，只能當作屬血肉的人，當作在基督內的嬰孩。我給你們喝的是奶，並非飯食，因為那時你們還不能吃，就是如今你們還是不能，因為你們還是屬血肉的人。（格前 3:1-3）

保祿主要到那些人多居住，社會已形成，而且是文化交匯的城市。保祿是城市人。他有三個明顯的文化背景——他是虔誠的猶太人；他深受希臘的語言及文化影響；他是羅馬公民。只有在不同種族文化融會的城市才會孕育出像保祿這樣多元背景的人。政治、宗教、貿易……所有事情都在城市發生。福音必須在有人的地方宣佈。保祿並不畏懼複雜的都市蘊藏着的困難，因為他希望把福音傳到有需要的地方。

保祿有很清晰的傳教策略。他會到當時在商貿路途上的大城市，尤其是往羅馬的路途。當他抵達一個城市後，他便會到活動的中心地點——會堂、廣場、人群聚會處或市集。

保祿會以辣步尼（師父）的身份在會堂向猶太人宣講，但當他在公開場合或校園向希臘人宣講時，他則搖身變為一位充滿智慧的老師或博學的雄辯家。保祿在那些城

市所建立的基督徒團體是由各式各樣的人組成——猶太人和非猶太人，男人和女人，窮人和富人。團體在富人的家裏聚會，因為有較大的地方容納信眾。保祿成立的是家庭教會：人們自由地連繫，並以那位提供地方、支援和保護的援助者為中心，團結一致。這些基督徒團體日後成為向鄰近地區傳播福音的中心，也是新傳教士的搖籃，猶如安提約基雅團體的模式。

聖保祿大部份的使徒工作和書信都在關注基督徒團體的生活。保祿把安提約基雅團體的模式用在其他環境上。安提約基雅是一個有很多神恩的團體，也是派遣新傳教士的團體。保祿和巴爾納伯都是安提約基雅團體派遣的。保祿是奉格林多和希臘的團體派遣為耶路撒冷的窮人籌款；他也寫信給羅馬人安排前往西班牙的傳教行程。

團體恰似種籽的比喻。種籽撒在地上，結出果實，並生出更多種籽。同樣，傳教士的話植根在團體中，以聖神的恩澤澆灌，然後這些團體會派遣傳教士把聖言栽種在其他地方。

在他傳教的城市，保祿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談和辯論。他知道人們必須清楚明白聖言，因為這是帶來救恩的話語。不同的人面對聖言會有不同反應：服從或拒絕、忠信或迫害，但無論如何都要清清楚楚宣講聖言，使聆聽者能夠明白。為免徒然，保祿會用不同方式和層次與不同能力的人溝通。

從保祿的書信我們知道早期的傳教工作除了宗徒外，還有賦予神恩的傳道員、基督徒夫婦（例如阿桂拉和他的妻子普黎史拉，他們與保祿是同業，都是造帳幕的）、基督徒旅者、企業家和商人都在實踐傳教工作。

4. 共融的團體

「就如身體只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身體所有的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體；基督也是這樣。因為我們眾人，不論是猶太人，或是希臘人，或是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成為一個身體，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各自都是肢體。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各種語言的。」(格前 12:12-13,27-28)

保祿建立的團體並非孤立的，它們有本地的領袖，而且經常還要宣發與慈母教會和姊妹教會的共融。與耶路撒冷教會及其他教會團體共融是重要的，有助與教會元首基督保持合一。共融對忠於傳統也很重要，這傳統是對基督的共同記憶，共同的信仰，以及那由前人傳下來並必須繼續傳下去的訊息。與基督結合是愛德的泉源，是推動信徒和團體生命的力量。

門徒的共融表達教會的愛；愛是最大的德行，是推動一切的原動力。保祿的團體本身藉着愛結合，而團體與團

體之間也是因着愛彼此聯繫。保祿建立的團體是神恩性的，仿照安提約基雅的團體的模式，這意味着他們是充滿聖神的德能。但保祿認為愛德比來自聖神的神恩更為重要。神恩可以是驚人和有力的，但亦可以帶來驕傲和競爭。只有愛可以保證一切神恩都是為團體的教化。愛擁抱一切，是基礎，是教化的原則，更是團體生活的高峰。唯有愛是永存不朽。

教會的共融反映聖三的共融；基督徒彼此的愛反映聖三的愛。保祿想像天主的奧秘是充盈着愛，而愛源於聖三的生命。聖三是一個充滿着愛的家，是首個傳信會。傳教士保祿的傳教工作，及往後跟隨他足跡的人，最終都是表達聖三的愛。